

丁力商情小说系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征婚

丁力 著



I247.5

208

征婚

丁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婚/丁力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13-2722-8

I. 征…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76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社主页: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xuanti.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30mm×210mm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5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王维良	责任校对: 张 华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孙传宝显然没有赚到大钱，如果赚到大钱了，那么就不存在征婚的问题了，大款还用征婚吗？但是孙传宝肯定赚到了小钱，要是连小钱都没有赚到，也征不了婚。征婚也是要花成本的。这年头，征婚好比是做小本生意，一点本钱都没有是不行的。

交了三百八十元的入会费之后，孙传宝就成了月圆单身俱乐部的正式会员。孙传宝没想到入会这么容易，既没有查看他的身份证，也没有鉴定他的离婚证，仿佛那三百八十元的入会费当中的一百元可以冲抵身份证，另一百元可以冲抵离婚证，真正入会的费用才一百八十元，相当于请介绍人和对方吃了一顿便餐。这么想着，孙传宝就有了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占便宜的感觉真好。

既然已经是会员了，那么就相当于是家里人了，孙传宝立即就受到“家长”的热情关照。如今是信息社会，关照从提供信息开始。那个长的说不出是丑还是美的俱乐部女老板打开一个抽屉，从中取出好几本相册，递给孙传宝，说：“慢慢挑，挑好了告诉我，我们通知她来和你见面。”

“好的。谢谢！”孙传宝说。

孙传宝在这样说的时侯，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孙传宝看不见自己的表情，但是他估计自己这时候的表情



征婚



是腼腆的。腼腆好，男人一腼腆就显得单纯，不但单纯，而且真诚。孙传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孙传宝知道，要想博得“家庭”其他成员的心，首先就要给“家长”一个好印象，单纯和真诚就是好印象。

孙传宝是听从姚文田的劝告来入会的。姚文田是他的同事。姚文田是有老婆的，姚文田的老婆在内地，既没有跟他来深圳，也没有跟他离婚，所以姚文田常常征婚，有经验。姚文田说，入会好，只要入会了，你就可以认识很多女朋友，因为只要你是会员，俱乐部就会对你负责到底，换句话说，就是在你没有正式结婚之前，你可以一直在里面认识女朋友。

“要是结了婚，但是假装没有结婚，继续在里面找女朋友行不行？”孙传宝问。

姚文田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随口说当然可以。说完之后，才悟出味道，说：“你也不要笑话我，我是好心。你可以去试试，说不定就可以傍上一个富婆呢，即便没有傍上，也可以玩一大堆良家妇女，值。”

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孙传宝终于动心了。

孙传宝现在在翻看老板娘给他的那一堆相册。看来姚文田说的没错，相册里面的女人真不少，而且全是美女。每张美女照片旁边还有一个小表格，表格的内容是征婚人自己的基本情况介绍和对应征人的基本要求。这张小表格孙传宝见过，不但见过，而且填过，就是刚才填的，刚才在办理入会手续的时候填的。

刚才在填写这张表格的时候，孙传宝还愣了一下，

发愣的原因是他没有想好到底是实事求是地填写还是弄虚作假地填写，好在他在发愣的时候“家长”并没有催促他，以便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孙传宝思考的结果是折中，就是既不要实事求是，也不要弄虚作假，而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适当夸张。比如在学历一栏，孙传宝就直接写上“大学”，把后面的“专科”两个字省了。孙传宝认为这样的省略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头先免于审查身份证和离婚证的经验，老板娘这个时候多半也不会仔细审查他的学历证书，万一老板娘这时候突然闲下心来，较真地查看学历证书，孙传宝也不怕，因为大学专科也是大学，他还可以解释为“简写”了。这么想着，孙传宝就坦然了许多，在后面的有没有深圳户口一栏里面，也更加大胆地写上了“有”。道理与学历一样，根据“简写法”，“暂住户口”也可以简称为“户口”。至于再后面的“有无车、房”，孙传宝几乎眼睛都不眨地就写上“有”。因为孙传宝已经彻底开窍了，自行车也是“车”，租的民房也是“房”。

当孙传宝一脸坦然地把这张充分体现西方现代折中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精神的表格交给老板娘的时候，老板娘以难得糊涂的态度愉快地接受了，使孙传宝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解释顿时失去了表现机会，全部没有了用武之地。真的不知道是遗憾还是庆幸。

孙传宝现在有点激动，对于一个饿汉来说，猛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秀色可餐的美女，而且每一个美女都把自己最美好的瞬间毫无保留地展现给孙传宝，要叫孙传宝无动于衷是困难的。其实，老板娘根本就没有必要一下



子向孙传宝提供这么多美女，一本就够他享用的了。

“这个怎么样？”孙传宝指着其中的一张问老板娘。

“哎呀，孙老板你真的有眼力。”老板娘说，“这是我们这里条件最好的女孩。二十九岁，未婚，自己有店铺，就是要求太高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谈过恋爱。”

孙传宝听得出，老板娘几乎就要说女孩是处女，因为按照孙传宝的判断，过去是没有结婚的女孩是处女，现在进步了，进步到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孩是处女，只是他不知道老板娘是怎样鉴定一个女孩到底是不是处女的。好在根据刚才填写表格的经验，就是老板娘真的说了女孩是处女，也不能算错，因为一个女人，只要是女人，哪怕她是妓女，也可以说“曾经是处女”，按照“简写法”，“曾经是处女”就可以简写成“处女”。写都可以，何况说呢。根据孙传宝的经验，说假话比写假话还要容易。

“条件好不好无所谓，”孙传宝说，“关键是看有没有缘分，只要两个人有缘分，两个人一条心，一切‘条件’都是可以共同创造的。”

孙传宝对自己的这番话非常满意，满意到恨不能再说一遍。这番话是孙传宝自己临时想起来的，既然是临时想起来的，更了不起，说明孙传宝已经具有创新能力了，按照现在对“人才”标准的最新定义，创新能力是现代人才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对对对，”老板娘说，“孙老板到底是大学生，说话就是有水平。这样，我这就给陆小姐打电话，看她有没有空马上过来一下。”

老板娘说完，没等孙传宝回答，马上就打通了陆小姐的传呼机。

在等待陆小姐电话的过程中，孙传宝又认真地看了她的表格。表格中说陆小姐二十九岁，未婚，大学毕业，职业是会计，漂亮贤惠，温柔善良，自己开店。在要求对方的简述中，非常笼统，笼统到只有“愿与条件相当者结为伴侣”一句话。这种笼统让孙传宝看到了希望，因为笼统总比那种赤裸裸地要求男方有车有房有户口要好一些，笼统至少给了孙传宝一个回旋的余地。孙传宝相信，人是讲感情的，只要有了感情，将来对方就是知道他在表格当中的条件有“省略”的地方，也可能原谅他。说实话，孙传宝之所以在众多的美女中选择了陆小姐，就是看中了她的这种笼统。至于表格中关于陆小姐自身的条件介绍，在孙传宝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条条都合孙传宝的心意。孙传宝这时候确实还比较正统，没有想到通过征婚来傍一个富婆，更没有想到通过征婚来玩良家妇女，而是想通过征婚正儿八经地找一个老婆，找一个漂亮贤惠温柔善良并且在经济上不成为自己负担的老婆。孙传宝甚至觉得，即便这个陆小姐并没有她自己写的这么好，条件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比如“大学毕业”其实是成人高考的大专毕业，他也能接受。

这时候，陆小姐回机了。看来“机德”还可以。

“恭喜你呀，陆小姐。”老板娘对着话筒说，“有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先生看中你了。真的真的，条件非常好，自己当老板的，有车有房，深圳户口。很帅。对对对，就在这等着呢。你马上就来？好的，好的。”



孙传宝没有想到老板娘把他说成了“老板”，我没有说自己是老板呀？孙传宝心里想。或许这是一种礼貌？就像自己每天早晨买报纸的时候一样，递上五块钱，说买一张报纸，卖报的拿给孙传宝一张《深圳特区报》，说，老板，找您四块钱。或者是这个老板娘知道自己刚才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做了必要的省略，现在给补上？但是补的地方不对呀。算了，不想这些问题了，见面再说吧。

在等待陆小姐的过程中，孙传宝表现出了感情专一的优秀品格，没有再看其他的照片和简介，而是专心地把陆小姐的照片和资料又认真地看了一遍。

从照片上看，虽然看不出她是否温柔和贤惠，但是漂亮是无疑的，只要漂亮就行，女人只要漂亮了，不温柔也显得温柔。至于是不是贤惠，虽然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但是从她填写的表格中也能窥视出一二。比如她只是笼统地说“条件相当者”，而没有明确地写上“有车有房深圳户口”，这就说明她不是很挑剔嘛，说明她不是很俗气嘛。这么想着，孙传宝突然莫名其妙地有点兴奋，感觉自己的运气还不错，每每在关键时刻总能峰回路转。

2

孙传宝的运气确实不错，并且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都能峰回路转。

孙传宝其实真的就是一块宝，至少在他父母和五个姐姐的眼睛里就是一块宝。孙传宝这块宝贝是在人们的夸奖声里长大的。父母，外祖母还有五个姐姐，差不多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体，这个不大不小的集体如果一直不停地夸奖一个人，产生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事实上，当孙传宝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的大姐和二姐身边已经聚拢了一些好逑的君子，这些君子为了讨好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自觉地加入到这个夸奖者的行列中来，如此，集体又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壮大到差不多就相当于部队的一个排了。

人们夸孙传宝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夸他聪明，二是夸他漂亮。孙传宝也确实聪明确实漂亮。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只要长期被周围的人夸奖为聪明漂亮，那么他就真的会变得聪明漂亮。不管孙传宝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聪明漂亮，反正等到1974年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就确实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大小伙子了。

顺便交代一下，孙传宝属羊，1955年生，中学毕业的时候十九岁。

说孙传宝聪明是有根据的。孙传宝当年是学生，是



学生就好办，因为学生是不是聪明有量化指标，这个量化指标就是分数。按说孙传宝生活的那个“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即便后来又被改成“复课闹革命”，但是显然改革的不是很彻底，因为不管是停课还是复课，反正关键词是“闹”，闹革命的“闹”，既然是“闹”，那么分数对他们就并不是很重要。事实也大抵如此，因为他们那时候的口号是“不但要学文，而且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即便是学习，也是实行开门办学，真正坐在课堂上的时间非常少。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孙传宝就遇上了这个例外。从大气候上说，孙传宝高中的那两年恰好遇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还正儿八经地抓了两年教学质量。从孙传宝个人这方面来说，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夸奖之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定势，这个定势第一表现在孙传宝非常自信，自信自己聪明，第二是培养了孙传宝的虚荣心，什么时候都想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做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在这种自信心与虚荣心的双重作用下，孙传宝的学习确实是用功的。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下，大家都不用功，只要其中的某一个人用功，那么他的学习成绩就真的可以是第一，管他事实上到底是不是比别的孩子聪明。因此，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那两年，孙传宝的学习成绩不但在他们班上，就是在整个年级，也是出类拔萃的。只可惜孙传宝生不逢时，即便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不能上大学，而是照样要上山下乡。

孙传宝的父母早年是从乡下出来的，就是现在也还有许多亲戚在乡下，他们知道乡下的艰苦。父母是绝对

不允许孙传宝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为了不让孙传宝上山下乡，他的父母和姐姐姐夫动用了各种关系。但那时候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号召的，父母和姐姐姐夫没有能力与伟大领袖对抗，也不敢对抗。好在除了对抗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装病，冒充残疾人。那时候有政策，只要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残疾人员，就可以免除上山下乡。这时候，他三姐的追求者当中正好有一个医生。三姐为了弟弟，马上让这个医生从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脱颖而出，一下子排到了最前面。这个医生建议，往肺里面呛紫药水，然后去透视，他就有办法让孙传宝拿到一张“肺结核”诊断证明，有了这个诊断证明，孙传宝就可以免于上山下乡了。

“紫药水呛到肺里面会不会真的得肺结核？”母亲不无担心地问。

“不会的，”医生说，“紫药水是消毒用的，少量的呛到肺里不会有事，最多就是难受一下。”

难受一下子总比难受一辈子好。

但是这个方案在操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因为紫药水不听话，老是顺着食道跑到胃里，而不是沿着气管呛到肺里。结果，孙传宝确实是难受了，但是到医院一透视，没病。没病医生就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孙传宝的二姐夫，二姐夫不是医生，是个小干部，作为小干部的二姐夫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二姐夫说，即便这个办法能够成功，小宝也落下一个痨病的坏名声，将来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都是一个麻烦事。二姐夫的这个话是对二姐说的，



对二姐说的就等于对他们孙家说了，因为二姐马上就将这个意见汇报给了父母。父母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立刻停止让孙传宝呛紫药水。

紫药水是停止呛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三姐将二姐的军，说：“既然二姐夫有主意，那么就让他另外拿一个主意呀。”

三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孙传宝的父母和全家人都拿眼睛瞪着二姐，仿佛既然二姐夫反对老的方案，他自己就必须拿出一个新的方案，否则就有了破坏孙传宝前途命运之嫌。

二姐夫是有新的方案的，但是这个方案他不敢说，说出来会得罪人，比如得罪孙传宝的四姐和五姐。否定旧方案得罪了老三，提出新方案再得罪老四老五，你让二姐二姐夫以后在孙家还怎么做人。

二姐嘴巴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说。”老娘发话了。

二姐仍然没有说话，而是紧张而迅速地看了老四老五一眼，又迅速地把目光游离开，并且不知道该游移到什么地方，所以就一直在游离，仿佛是飞机的起落架坏了，一直在天上盘旋，没办法落下来。

“说嘛！”老娘提高了声音。

二姐浑身抖了一下，仿佛猛地打了一个激灵，但是还是没有说。

这时候，全家人的目光组成了一个抛物面，抛物面的焦点就是二姐的脸。二姐顿时感到了自己脸上的火辣。二姐从小就喜欢看书，二姐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书

上说英国人第一次侵略印度的时候没有成功，因为印度人多，当英国远征军的船队到达印度海岸的时候，印度国王下达命令，命令所有的印度人全部把家里的镜子拿到海边，用太阳的反射光集中照在英国远征军的旗舰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旗舰蒸发了。当年二姐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以为是神话故事，现在她相信是真的了。

“只要老四暂时不上调，老五赶快下去，小宝就可以按政策留城了。”二姐终于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马上就找到了自己目光落脚的位置——自己的脚尖。

二姐的这个主意是残酷的。这个主意意味着好不容易考进文工团学员班的老五要“自觉”放弃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主动上山下乡。这个主意还意味着已经在广阔天地干了四年的老四要主动放弃上调的机会，把好不容易搞到手的招工表撕掉，继续当她的铁姑娘。这也太残忍了一点，残忍到二姐在说完之后就一直低了头，低到自己的眼泪落到了脚面上。

既然残忍，那么中间的过程就不用说了，反正最后的结果真的就是四姐继续留在农村，五姐主动下放，以换取孙传宝留城的资格。

这种残忍在孙传宝父母看来是合理的。

“我养你们这些女儿是干什么的？”老娘说，“不就是要你们照顾弟弟吗？等弟弟在城里找到工作了，你们再上来。”

很难说是受当时国家的大制度影响还是受家庭的小制度左右，反正最后四姐五姐居然都高高兴兴地服从了二姐的建议，或者说是服从了父母的决定。在国家，当



时的主导思想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孙家，是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孙传宝的前途命运就是当时孙家的全部利益。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在关键的时刻峰回路转吗？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父母想像的顺利。由于四姐主动放弃回城，由于五姐主动要求下放，孙传宝确实是获得了宝贵的留城指标，并且是在没有落得“痼疾”名声的情况下获得的留城指标，但是找起工作来却没有那么顺利，主要是不能进入正规的国营单位，比如像父亲工作的市物资局这样的好单位。因为当时能够进入国营单位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从广阔天地招工上来的，比如像他三姐这样的知识青年。既然孙传宝躲避了上山下乡，那么当然就进不了正规的国营大厂。进不了国营大厂的孙传宝只能进街道小厂，甚至是专门为残疾人办的社会福利工厂。现在想想这样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凡是留城的人，基本上可以说都是残疾人，不是身体上残疾就是思想上残疾，既然是残疾人，进专门为残疾人办的福利工厂不是非常正常的吗？结果，孙传宝还真的就进入了街道小厂。这当然也是父母的决定，因为父母认为，成天跟街道上的老太太在一起总比归类到残疾人要好，如果要是归类到残疾人，那么孙传宝将来怎么找老婆？而如果找不到老婆，或者是找了一个残疾人做老婆，那么这个“宝”还怎么“传”？

父母是想通了，但是孙传宝却受苦了。

受苦主要是精神上的。想想，一个聪明漂亮的大小伙子，跟一帮没有文化的老娘们儿在一起，能有的好

吗？其中最大的不好是这些老娘们老是拿孙传宝开玩笑，而且几乎所有的玩笑都与性有关系。这些老娘们儿当中的有些人也并不是太老，也就是四十岁左右吧。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是非常喜欢拿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开玩笑的。如果其中还有一两个风骚一点的，那么这个玩笑有时候就会开得很过分。比如每天下班之后的洗澡，那时候街道小厂的澡堂条件差，就一个浴室，先是男人洗，然后是女人洗，有时候孙传宝还没有洗完，那个风骚的副厂长就进来了，而且进来之后别的地方不看，专门看孙传宝的下身，孙传宝抗议，副厂长说，我儿子都跟你差不多大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孙传宝非常痛苦，甚至可以说是孙传宝纯洁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孙传宝在街道工厂里面痛苦地度过了一年，国家的政策突然产生松动，允许顶职。所谓顶职，就是父母如果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允许提前办理退休，腾出的位置可以让自己的子女顶替。命运在关键的时刻再次让孙传宝峰回路转。

可能是孩子太多的缘故，孙传宝的母亲并不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因此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让孙传宝顶职的只能是父亲。父亲那一年五十八岁，在物资局当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并且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父亲在办理提前退休的手续的时候，局长劝他要三思。

“没什么三思二思的，”父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不为儿子我为谁？”

局长看着父亲说完这些话，点点头，表示理解，



同时透露说：“离休的政策马上也要变。要变到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的都是离休干部，你正好在杠子之内。回去再好好想想，想想合算不合算。离休跟退休差别可大了。”

局长的话着实让父亲为难了。“离休”一词对父亲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这种诱惑力不仅是钱，甚至不仅是荣誉，它似乎是一种象征，一种对自己几十年革命的充分肯定，还是一种地位，一种精神，一种特权。总之，如果能成为离休干部，父亲自己似乎就跟老局长平起平坐了。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或者说放弃这一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点。

母亲拿出了老娘的权威，再次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

幸亏召开了这次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挽救了孙传宝，挽救了他们孙家，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和中心发言人都是老娘，于是会议的最后决议也就集中了老娘的个人意见——不惜一切代价，让孙传宝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老娘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说话的煽动性一点都不差。老娘说：“为了儿子，要我的老命都行，哪能在乎一个狗屁离休干部？既然老头子都能成为离休干部，那么将来的离休干部就不限于是老红军了，或者说就不值钱了。再说，老局长只是说可能会这样，并没有把话说死。要是现在不让小宝顶职，等过了两年，顶职不允许了，离休的事情也没有搞成，不是吃了哑巴亏？”

应该说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这几句话说的非常有水平，至少把大家都说服了，于是，会议一致决定，父亲